

周信芳题扇明志

2015年1月14日是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、京剧“麒派”创始人周信芳先生120周年华诞。我家珍藏有一把周先生题赠的折扇，不但展现了他的书艺，更凸显了他的爱国之情，兹发表于斯，以表纪念和敬意。

家父吴子珖，乃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的西医牛惠森、牛惠林（华山医院初创时任院长）的得意门生，而牛氏又与宋氏家族关系密切，经牛氏昆仲推荐，家父也曾为蒋介石、宋美龄夫妇诊治，故在医界亦享有一定声誉。父亲喜好摄影，并乐与演艺界人士结交，周信芳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位。

周先生题赠之隶书扇面，布局匀称，用笔横重竖轻，拟金农一脉。

年前一位搞摄影的后生，对我客厅挂着的郎静山作品不以为然，称其水平早已超过他了，我淡然一笑，不想反驳，抽出一本民国出版的《静山集锦》画册告诉他这可是著录过的大师级作品，他木然翻着，仍可看出其不屑的眼神，没办法，到底远了，隔了，谁让摄影抛弃菲林而进入数码时代了呢。这件郎静山创作的《云影松风》是我数十年来花心思寻见的珍品，因年久而泛起的那层银泽，恍似绛云薄纱掩映着苍松虬枝，迎送纷至沓来的游人，衬板上有其亲笔题跋：“黄山松最盛，迎客松在文殊院左，树顶若车盖，南临天都，诚一幅奇画，摄以志之。”情见乎辞，读来神驰，我崇敬拍摄出如此隽永之作的老者，也理应宽宥那些旨趣浅陋、无缘玩过120和135菲林的后生。

回望近代的摄影艺术，初创时期并不彰显，自民国十七年上海成立“中华摄影社”才出现转机，优秀摄影崭露头角并入选国际沙龙，在众多出品中最令人瞩目的非郎静山莫属。



一年收尽，一日闲在家中想着岁月流逝，年龄在长，自己却毫无长进，回首正不敢面对自己，好在有些知己朋友，闲谈叙说有

全文为：“黄河北岸海西军，翻身向天仰射云。胡马长鸣不知数，衣冠南渡多崩奔。山水惨惨天欲雨，前有毒蛇后猛虎。欲问长安无使来，终日戚感忍羁旅。文山胡笳四拍，子珖先生雅正，周信芳”。下钤红印两方，末书日期。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，号文山；胡笳为古乐器名；这是一首七言律诗，表达了文天祥

对元军大举入侵、朝廷无所作为的忧思和强烈爱国情怀。那么，周先生为何要题写此诗赠友呢？折扇的另一面解开了答案。此为了一幅花鸟画，右上落款“丙子七夕拟六如粉本为子珖兄冗雅正湘帆王芸芳”，铃两方红印。王芸芳（1903–1947）字湘帆，京剧名旦，文底不薄，表演注重刻画人物内心，曾长期与周信芳合作，《投军别窑》

前尘“影”事

◆ 王金声

郎静山生于1892年，十二岁入南洋中学时即酷爱摄影，后进入《申报》和《时报》担任摄影记者，此后九十余年间相机几乎没离过手。郎氏本喜绘画，皆因杂务冗繁，无暇作画，自认照相比绘画快捷，且可得多张副本。某次曾拍得杨柳照片，颇有画意，便交戈公振主编的《时报》画刊发表，此后报刊竞相刊登其摄影作品。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、名山大川，在长期的拍摄实践中，他寻找到一种能以相机替代画笔表现中国山水画意境的“集锦照相法”，即通过完整的构思，把不同的底片用暗房叠放技术，不露痕迹地将胸中的山水化为纸上烟云。正如后来他在《静山集锦》册自序中说：“余耽习摄影四十年，偶有心得于集锦，朝夕于斯垂二十年，盖以其道正可与中国画理相吻合也，如气韵生动、经营位置，可为摄影

◆ 吴道富



艺术之借镜……今有集锦之法，画之境地随心所欲，仿古人传模移写之诣构图，制成理想中之意境。”

静山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把握一刹那的灵感，或是剪裁一张张底片上的一角，而是运用他对山水画的修养、纯熟的技巧，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抒写个人的性灵，因此他的胸襟、他的气度，便活生生显现于咫尺之间，当我凝视他的作品，实在说不出是在读画还是在看照片。

张大千先生曾赞：“吾友静山道兄，摄影数十年来，流播海内外，声华四激，久推牛耳。殚精极思，深有心得于集锦照相，集自然之景物；发胸中之丘壑，使摄影与绘事合为一体。”名画家郑午昌在《静山集锦》印行时也说：“今以其历年杰作影印行世，将见风行海内，习摄影者自当人手一编；即从事绘画者，亦宜奉为范本，定当大有所获。”

抗战军兴，郎氏在重庆、昆明、成都举行影展，藉以抗战精神为主旨，倡导摄影与战时配合，并屡次在上海举办个展，募款汇寄重庆赈委会，救济难民，从而奠定了他的

一出，最获佳誉，时称珠联璧合。六如，明大画家唐寅之号；粉本，原指绘画施粉上样的稿本，这里模仿用作表现手法。其小楷娟秀，与旦角甚配，“没骨”写意追任伯年之韵，是一幅不错的画作。特别让我注意的是“丙子七夕”，由此推得题扇作画即在1936年农历七月初七。当时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，虎视中华大地，万众愤慨，全面抗战即将爆发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周先生题文天祥胡笳四拍赠友以明志，表达了他坚贞的民族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愫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周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，演出《文天祥》《史可法》等戏，激扬民族气节，激励百姓斗志，鼓舞民众士气，为抵御日寇尽其心力，在中国人民历经艰难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

声望。自1931年迄今，他连续参加国际摄影沙龙，展出作品千幅以上，先后获得24个殊荣和88次大奖，更使他成为蜚声中外的国际摄影大师。

郎氏晚年四次回沪为上海举办的国际摄影展览开幕式剪彩，九四年当选“世界华人摄影学会”名誉会长，1995年4月13日仙逝，享年105岁。

把贺岁壶，给程公子程多多看时，他同样也是爱不释手，为了这画面，程多多找了好几幅他父亲的画，最后才定的稿，说这把壶的画面、制作都是很完美的。我见蒋丽平那得意洋洋之态，说这壶我来起名就叫得意壶，蒋丽平听了说“好，就叫得意壶，明年是羊年，“羊羊”得意，真心愿天下人都好事连连”。

最后我可没忘为朋友代索一把茶壶，蒋丽平夫妇一口答应，却将我一把先送朋友了，说这把茶壶能见证彼此的缘分，朋友也将送我的茶赠予蒋丽平夫妇。

周世璋送我《秋韵图》

◆ 观复

君旬为名誉会长，徐昌酩、韩天衡、周志高、任政、徐伯清为顾问；同时推举曹简楼为会长，周世璋则任秘书长，负责研究会日常事务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随任政、徐伯清学习书法，随曹简楼、黄达聪学山水、花鸟，随钱君旬学篆刻，并在各艺术门类间相互借鉴，相互穿越。他刻苦学习、不断求索，也得到了老艺术家们的鼓励和指导。有一次，他拿了几张习作画去见曹简楼先生。曹老师一张张点评，最后说：“你人很老实，但画画决不能老实。要放开来大胆地画，画得更泼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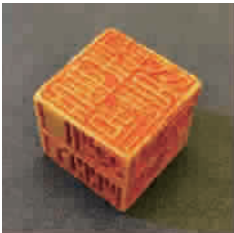
些，画就更好了。”世璋记住了这个教诲，改变了自己的画法。

还有一次，他拿了几方印章到钱君旬的重庆南路寓所求教。钱老评价说：“不错。我看你的印比较工整规矩，以后可以在浙派一路上发展。”说着，又指着一方白文印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说：“刻得峭拔古拙，有自己个性。”

周世璋把自己书法篆刻的优势融入绘画，赋予老题材以新的气息。那一年，我到他画室里闲聊，他正在端详一幅刚完成的荷花图。只见荷叶有正有侧，有翻有垂，有



没有勾；荷梗相互穿插，疏密有致；尤其是停在斜梗上的小鸟，更增添了画面生机和情趣。我正在啧啧称赞，他笑道：“你这么喜欢，就送你吧。”边说边在图上题了“秋韵图”三字（见图）。



对叶先生的最初认识，源于茗屋老师的讲述。茗屋老师接触过不少前辈大师，刘海粟、陆俨少，沈尹默等，但最令他难忘的、交谊最深的、常常提及的，是叶潞渊和来楚生两位先生。他常常用“君子之风”“德艺双馨”来形容他们。从他的叙述中，我的印象里就有了一位温和、敦厚、谦逊的长者形象。后来见到相片，果然是位清癯、庄正的老人。所以，“相由心生”是颇有道理的。

叶潞渊先生，是有一大堆头衔的。但是，大概叶老最乘意的称呼应该还是“书画篆刻家”吧，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屑于用成就来换称号的。去年中国画院举办过“叶潞渊先生捐赠西泠八家篆刻展”，有陈曼生、黄小松、赵次闲等，藏品多且精，这些都是叶先生生前捐给画院的。我还曾见过叶先生用当时来说非常昂贵、稀罕的照相术翻拍出的《汪关印谱》，质量极好、制作精良。这种不计付出、不求回报的喜好，可以称得上是真喜好。这才是懂玩、会玩的老克勤。

甲午朵云轩秋拍，我有幸拍得叶潞渊先生的几枚自用印，感觉与叶先生又亲近了一层。

叶先生一生刻印无数，自己也刻过超过百枚的自用印，常以“叶中子”“一世草木中”“草世木”等自称。篆刻，绘画，是他寄托性灵之所，陶冶性情之地。他为人谦和、淡泊名利，但对艺术的追求却是苛刻的。刻一枚印章，往往要经过反复推敲。是啊，“山鸡自爱其羽”，更何况是大鹏、凤凰呢？这次得到他的一枚五面印（见图），五面分别刻着“静乐蓼”“且住轩”“洞庭山人”“叶丰印信”“点易山房”，白文印苍浑泽厚，掺以切刀，兼用并笔；朱文印线条劲挺，圆转生动，富有弹性。一枚印章在手，每一面都值得玩味，一面一种风格，一面一种心情，一面有一面的精彩。他的每方作品都很饱满，有来历，有去处，他在跟自己对话，安静得可以听得到心声。我想：这种不与别人计较，只与自己对话的人，才是真正了悟了艺术真谛的人吧。

手中摩挲几枚叶先生的印章，想见他在夕阳下、微灯中，写好印稿置于窗台，过几日又拈起笔来略作修改，也许三五天，也许半月数旬，等到全然满意了，才上石、动刀，一枚印章才算完成。古人作画有“十日一山，五日一水”之说，不急不躁，让美好的气质在自然中发酵生长，叶先生的篆刻实在是暗合了此意的。

于我而言，这不仅仅是几枚印章的收藏，它们传递给我的是悠然的气息和安定的心态。我已经从中得到大快乐。艺术，除了少之又少的天才外，往往通过师徒传授或私淑，图、书、实物，犹如血脉和基因，一代代传递和延续。叶先生就像一座彩虹桥，让我领略了彩虹之美，更可以透过彩虹，上溯追源，看到篆刻之美，汉字之美，传统之美。

德艺双馨叶潞渊

◆ 陆加梅